

四書集註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瑩於耕反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

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益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

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

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爭利而

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

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

乘去聲屢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

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

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

織音 析采 音采

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道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

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

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

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曼。鶴詩作高。戶角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總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成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

死婢 忍反

物音 刃

繆靡 幼反

臺下有囿園中有沼也鹿也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也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存益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亡

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甯與之俱亡○梁惠王曰寡

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

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

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

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

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

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

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隣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





之洪武正韻賤補汪來虞方伯說重直用反黔其連反左右並去聲裁京本作財財通賑音震通作振復扶

始衰非帛不煖米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米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甯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大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

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芋鐵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多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入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五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

承上章言願安承上章  
挺徒頂反  
杖也

芋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

又反

從去  
聲下  
同

少去  
聲數  
音朔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六一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

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

也。○俑音勇為去聲。○俑從莫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巳。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始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

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喪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

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統

白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

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

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

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便。反斂言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効死也。彼

併通 作穿 才性 反論 聲去

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於阱溺溺

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

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代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

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

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人似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

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嗜音昔。心。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

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

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

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

之。天音扶淳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沛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

止也玉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

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

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

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不識有諸。觶音核舍上聲觶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龔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却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龔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

却乞 逆反

倣音 放 坊本 及我 下有 宋字 辟音 璧 伯霸 同亦 坊本 作止

別彼  
列反  
難去  
聲

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

忍也。

王見牛之穀餼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

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穀餼。若無罪而

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

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

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

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

羊易牛。予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

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考蓋殺牛既所不忍。釐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

心雖廢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木見羊則其理木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

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達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

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我心夫子言之於我心

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

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

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

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

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

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

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

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



同泰下

畜許 六反 易去 聲下 同齊 莊皆 反復 扶又

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

有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

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

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常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人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

上孟

卷一 梁惠王

十一

反稱去聲下同錄直追反度上如字獨坊本作誠

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

予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鯨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

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

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

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孽幸之人也巴語

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謂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

強本作 禮坊

如本作 若坊

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

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

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

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

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開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

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

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

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

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懇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

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

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恆產而有

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皮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之生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

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

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

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

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

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己理之義者。

去聲。後皆做此。○瞻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

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

聲 衣去

洛 樂音

為去聲 聞去聲

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窺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

梁惠王章句下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

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

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

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

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

樂之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平聲樂下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

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

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

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鬻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覺其頰極窮

也。羽旄旄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

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

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

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

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

聲 幾平

復胡故反

蕃音煩隙

乞逆反驚音務

虞音迷

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

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

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

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

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

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

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僥，芻草

也。苑，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

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商民於死也。 ○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鬻。鬻音音。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測懼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

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

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

其國。樂音洽。○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

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

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

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

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書曰。天降下

較計坊本 作計 較坊 理坊 本作 事偏 坊本 作適

下旅 字京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

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

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

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

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德小。念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齊宣王見孟子於雪

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

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

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於上。不與民同樂。則樂以天下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

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

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

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

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

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

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

者弗息，眊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

亡，為諸侯憂。眊，古孫反。○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糶糶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

若流如水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

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

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

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

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

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勅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庫也。太師。樂官

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

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

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

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

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

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

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

哀此熒獨與平聲琴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熒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

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

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闕謂道路之闕市謂都邑之市譙祭

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豬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娶妻子也惡

恐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

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熒困悴貌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

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

積乃倉乃裏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

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裏糧也然後可以爰  
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候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

古 賈音 醉秦 醉反

人氏 切本 作民

而不能行此王疏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

人如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

本坊如本此父京本如

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曾父來朝走馬率西

前誤本去

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聲難去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

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宣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

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

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

棄之此必二反○託寄也此反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

屬有辨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

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

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

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

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往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上

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

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

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

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

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

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

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

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

論去  
聲



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齊宣王問

云坊本作曰

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德反。○放，置也。言云成湯放桀于南

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復扶又反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

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懲齊王，垂戒後世也。○孟子見齊

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

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

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則何如？勝平聲，扶余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

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

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

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

如○以伐燕為宣王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

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

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

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

而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

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

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問去

當平

○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如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不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

隄許  
偉反  
見形  
旬反

并去  
聲

千里畏人  
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

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簡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莫

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燕虐

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于水火之中也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

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

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極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

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

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少也猶尚

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按正韻凡

蘭關字從

門俗誤從門

報音展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

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闕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闕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

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令而

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饑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

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

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饑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

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問曰滕小

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問去聲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

偏音 逼大 音泰 下並 同

坊本 造下 有也 字 令平 聲 坊本 無但 字

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

○滕文公

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己而恐也

孟

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

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幽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

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大音扶。疆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

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滕文公問曰。滕

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

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

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

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屬音燭。度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或曰。世守

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

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

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

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

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子。曰。或告寡

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

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

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

子也仕於魯三鼎王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

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

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

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三十二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且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

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

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

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

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

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蹙子六反艱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子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

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

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復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子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

相去聲

上孟 卷二 公孫丑上

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孟子言也。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

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

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

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三。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

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

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

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

易音

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

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

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

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

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

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氏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

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

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倒懸。喻困

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

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

十不動心。

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

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

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且蓋倍之以贊孟子。不

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

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

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紂反。

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服。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也。言無可憚畏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

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

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

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孟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

捷音塔

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勦務敵人舍專守。巴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

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勦為得其要也。於勦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

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

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禮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綳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端。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

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

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

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

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間。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

上 孟 卷二 論衡 五

將去聲

夫音 坊本 扶 下問 有養 字

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蓋於本而離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也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

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

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斂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

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

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且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為

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至剛不可屈撓

聞去  
聲  
坎  
欲音

舉  
茗音

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 ○配者合

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孽口劫二反 ○集義猶言積善益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

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





氣則是兼言諸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

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

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

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且之言而引孔子子

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

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其有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

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

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

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

學孔子也

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

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

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

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音媿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

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

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復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

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

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世之後差等百世之尹無有能道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

走楚 宜反 大坊 本作 奉於 俗本 出色 角反

鄒坊 本作 鄒坊

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

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

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

必有天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

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

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

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玉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

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聞音閑。○此因其惡奪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責德猶尚德也。士則

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間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

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幽風。鷓鴣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此君之為國亦當思慮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

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

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

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違。違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

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市廛

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

而

鴟處 脂反 鴟音 枵葺 上入 反 道音 換

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廩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廩蓋逐末者多則廩以抑之少則不必廩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

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

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廩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

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

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廩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

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

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孟子曰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

可運之掌上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於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

中 去 聲

見 音 現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

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黠。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惻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

忍人之心也。內結要譽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

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

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說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

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

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

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

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靈。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

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

可不慎也。函音含。○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

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

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



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

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

諱疾而忌醫。當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持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

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

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

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

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

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

以坊 本作 已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

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

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

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

我為我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

屑去已伏音逸袒音坦裼音錫裸音魯反程音呈馬能之高於度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

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

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也。

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

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

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華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

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

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

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孟子將朝

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

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及下同○玉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玉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

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

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解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

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

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

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

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

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

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

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

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字景丑也。惡。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

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

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

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

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

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篋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

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

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

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

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

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

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之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常

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

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全。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當

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

贐。徐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

坊本以金

餽為孟予

兵備一

予作與

行音杭

大坊本作失

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

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馬於虔反。○無遠行。

戒心之實是未有。所取也。取猶致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

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平陸齊下邑。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

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

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之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

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

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

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任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

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使去聲下  
同還  
反似言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為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

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避，鼃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

不中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為蚺

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微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為

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

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驥

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言。闕充虞

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

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蘇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適以美太美也。曰。

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

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

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且比化者無

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比必二反。忤音忤。○此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

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

燕音

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

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

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

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

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

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

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前篇言齊

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陳賈曰：王無患

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

處音 杵

坊本 從下

無而

字

聲 文去

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

解之。

惡監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

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

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

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

且古之君子過

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

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

從為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

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  
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

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

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

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

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

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卑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

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

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

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龕。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龍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

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為市者。以其所

惡去聲

義本意音移繆繆音  
作坊嗣同

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

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

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

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害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

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為去聲。下同。隱

於靳反。○隱。隱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

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

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

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

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

者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

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

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

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

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

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玉，破

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

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

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

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

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樸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予豈若

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

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悵形項反見音現。悵悵怒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人也。

此書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季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

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

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間望

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

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

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過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

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

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地。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

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

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上  
孟

卷二 公孫丑下

三十二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遵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正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

稱堯舜以實之。欲知其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為聖賢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

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

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覲古覲反。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

是言人能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

求他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田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瞶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

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

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

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文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

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

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

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體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 然友反命定為三

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

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

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人非

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謂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

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

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

歡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

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繳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其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

也。歡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通字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伏坊  
本作  
仆

上孟

卷三 滕文公

三

亡坊 本作 忘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

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

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滕文公問為國。滕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孟子曰。民事不

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幽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蓋因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

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

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

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

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

授坊  
受本

壘於  
用反

藉也

徹勅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人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

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于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有輕於什一矣。糴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適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者校數歲之中以

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

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

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自從兮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壘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勞勞苦也稱舉也

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

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

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藉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

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文。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

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

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

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

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大音抗。畢戰。滕國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

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殖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貧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

分井  
甚去

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

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

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帝法所以治野人使

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卿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餘

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

所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

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

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

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



傲去 聲 蓄與 災同

持竹 角反

鬻七 反

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愚按：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即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廬而為氓。文公

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關。○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

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屨，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撮之欲其堅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

儒者起所以起士，未其病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

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

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饗音瘞，殮音孫，惡平聲。○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饗音瘞，殮音孫，惡平聲。○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

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

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

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

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

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

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扁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

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

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

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

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

夫與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

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

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

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

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

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濬音藥。濟子禮反。濠

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眾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

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禹津。濬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

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倅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

隔 高 音

上勞  
上來  
如字

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

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

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植也。契

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水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益命契之辭也。

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

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

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

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

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

蕩廣大之貌。君哉言蓋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聞。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

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

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

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

治任將歸。人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

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

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

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疆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

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于道德明著。先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

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缺亦作賜。古役反。○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

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

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于是

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文也。按今此詩為倍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

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

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

通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

丁中  
耕反  
艾音  
又

粥余  
六反

上 孟

卷三 滕文公

十三

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

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

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徒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

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

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

夷子不來。

辟音璧。又音闕。○墨者，治墨程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

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

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

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

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

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

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

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

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

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匐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

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如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

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

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

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泐。嘬楚怪反。此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

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嘜音 婁音 音姑 攢俱



官反 龍慮 紅反 舉音 預覆 數救 反

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虻。姑語助辭。或曰。螻蛄也。蟻。攢共食之也。顛顛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復也。薰土。籠也。裡土。馨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埋葬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音武。間如穿。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哉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

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

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

窮常念死。無棺槨。瘞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鬥而死。畏其首而不顧也。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鞅於兩反而力坊本作其力中去聲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

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

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

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

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

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

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

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

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馳驅之法而射者發

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

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

者也。

此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

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卸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

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

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

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

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

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

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

丈夫

居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逆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周霄問曰古之

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

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總反質與贊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

共坊  
本作  
供

籍秦  
昔反  
絃音  
宏爾  
古典  
反禱  
音暉  
音斂  
音斧

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處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

急乎。

周霄問也。以己適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

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

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臧音成。繅素刀反。皿眉永反。禮曰。諸侯

為籍百畝。晷而青。絃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秦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禱受之。繅三盆乎。遂布於三宮。世婦使繅以為繡。斂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

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為去聲。舍上聲。

曰。晉國亦

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

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

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

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約音酌。隙去逆反。惡去

聲。○魯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遊宦之國。實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仗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奴。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

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傅食

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

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

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

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

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也。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

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

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

食之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

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

而伐之則如之何忌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

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

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

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

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

虺許  
偉反

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

謂也。

道唯季及威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餉。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殺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毫。泉。湯之民。其民葛氏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

仇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

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

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

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

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僕我后。后來其

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事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

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

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

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按周書武城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

成 威音

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威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予之疆。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被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于湯。

之伐桀又有光馬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

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

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

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

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

之，眾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

莊嶽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

也。傳教也。咻，謹也。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徒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

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

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

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內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

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

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

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

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矚。○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

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子曰。脣肩諂笑。病于夏

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

使去  
聲  
畦音  
奚

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報奴間反。○脅肩踈體。諷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

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報報。報而面赤之貌。由于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戴

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

後已。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

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

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

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

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

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

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

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滙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

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

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

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

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

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啟我

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倖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先也。佑助也。啟

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

其父者有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之亂也。未有

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其法。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畧。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隳其欲而

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後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

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

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

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

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莩皮表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

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

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

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減息。而君臣父子之道。頗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

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昔者禹抑

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

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說鴻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戎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

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

之黨可知矣。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

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蠮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蠮音曹。咽音宴。巨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蠮音曹。蠮音曹也。匍匐音匍匐也。

匍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

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學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

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者耳。夫蚓上食槁壤，下

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

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

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

彼身織屨，妻辟纻，以易之也。辟音變。纻音盧。辟音績也。纻，練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

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

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

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顛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

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

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頻與顰同，顛與感同。子六反，息平聲，鵝魚一反，哇音娃。○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益，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鵝鵝鵝聲也。頻顛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

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

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

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

孟子卷之三終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

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

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魯為陽。大呂。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

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

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

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愷。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調睪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導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

籥音 同大 音奉 篋倉 木反 洗先 上聲 鞋儒 迫反 射音 亦聞 赤聲 假本 作嘉



被去聲

撥度 度量 之度 音鐸

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

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

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華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

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

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業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惡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

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

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

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

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

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急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孟子時人語。

如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說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

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

矩，蓋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

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

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

現見音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

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

缺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

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

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

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

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

也智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缺如不

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

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盡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

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

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參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

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孟子

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

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

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

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

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急欲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受恥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

樂音 洛教 去聲

唱 邑音

遊音 普

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

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慮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

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

仁，天下無敵。

裸音濯，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地而聲，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子孫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然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孔子

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

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遊音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

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

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

雖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賊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

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

自悔。然後人悔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

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

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

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歛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

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

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馭魚者。獮也。為叢

於民之民坊本作人鼂音潮錯

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毆與驅同。鷓音達。爵同。鷓諸延反。淵深水也。鷓食魚者也。鷓茂

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

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非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

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

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

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色。情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

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

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

漸予 原反

聲○曠空也出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  
勉之是可愛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

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通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

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  
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

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

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

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  
任也誠實也反身不

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  
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

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  
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

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  
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孟子曰伯夷辟

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孟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繅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

餓。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

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

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者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

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也為季

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由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

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

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

上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

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

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

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子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

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

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

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

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各齊之辯士。

援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捶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

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

抹與  
救同  
徇句  
上聲

爭去  
聲下  
同

坊本  
平下

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

子。○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

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

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

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

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

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

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

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

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

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

有矣乎

分去聲

謹與  
誦同  
音責

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

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

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

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母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

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

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調。閒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

非不足過。論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

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

中 孟 卷四 離婁

十三

求全之毀

慶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

樂於後，非以為君子之舉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亦豈有為而吉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

間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樂

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

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

然其責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劬非聞諫，愈其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

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舖，博反。啜，昌悅反。

○徒，且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

事謂何意。為臨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樂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

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春一時之用常

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

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

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

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

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作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節品節

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或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孟子曰：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

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己猶草芥而

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菴曲為順。承以得其心之悅而巳。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舜盡事親之道而

底京不之

爾反 按洪

武正 韻止

邨二 音

恭為 共音

去聲

鑄胡 老反

乘去 聲

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

子者定。此之為大孝。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

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 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地近岐夷畢郢近豐鎬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

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

合符節言其同也

石也子季見人引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為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歲十一

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朽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

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今日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涇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是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度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

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

萬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

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

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於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遜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如此

手足腹心相持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

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



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

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

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

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盪也○潘輿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

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違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

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機而作禍已迫則

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

小異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

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

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

不能以寸。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

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

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

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巴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

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

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

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

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

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佈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門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

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益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

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 ○徐子曰仲

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數美之辭 孟子曰

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

也於彼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

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躓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

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勵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

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

不泄迺，不忘遠。

泄，狎也。迺，適也。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誠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群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勵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

心之所以不死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

總謂平王東遷而政教疏舍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離降為國風而雅之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

杞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逃杞音厄○乘義不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杞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

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顧意

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 ○孟子曰君子

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

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

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淑善也季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

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

免音 問殺 音曬

傳去 聲

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

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

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取所殺。俞。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

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

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

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

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

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

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

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

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尹之夫並音。拔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鐵也。扣輪

出鐵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儻。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

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

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

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顯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言

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欲為善人。之為屬衣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

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

上聲 孫柔

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末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

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

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

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者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

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孟

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

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

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朝○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履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之位矣

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陸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

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



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

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

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

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

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

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

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

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

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

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地，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

之，可也。不服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

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

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

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

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

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

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

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

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

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

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

聲屏必屏。屏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厥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

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

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

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

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蓋何不也。反。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

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實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

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迷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

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儲子曰：王使人問

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闕古覓反。○儲子，齊人也。闕，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

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

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

誦山  
去聲

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墻音燔。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塚也。願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

貌得之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者。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

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

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

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

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

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怨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辨言呼父母而泣也。怨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

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

去

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凡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

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

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

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

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

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

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

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

謂幼父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始奔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

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

器音

人妻  
之妻  
如字

去上  
並上  
聲  
空音

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

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

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

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

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

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

母干戈朕琴朕箴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

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

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

孤都禮反忸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雨笠自得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

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箴調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



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棊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坐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怙，怙慝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心，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

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

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

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奮，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

以其方謂假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違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象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

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

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

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

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

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

愛之乎。庠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

鼻事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

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

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

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益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覲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

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

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

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感。孔子曰。於斯時也。天

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

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

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

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音及。岌。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感。覺。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

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篇。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

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京本 弟子 下有 也字 不安 下有 之字

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

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

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

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

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亮不以亮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編也率循也此詩今毛

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予獨立之貌

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說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

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

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子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

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

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例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鼓腹往而見之敬謹如此警腹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警腹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久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

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

乎

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指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

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

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

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

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

行之行如字

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治去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

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

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

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湖。天音

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

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

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

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

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

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

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

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

者。命也。

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

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

於本 下十 六字 為句 差楚 宜反 長上 聲壞 音怪 師反 衡反 勝以 證反

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度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下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

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

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

歸於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火。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

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父治也。說文云。艾。草也。益。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

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

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伊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

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



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

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

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

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

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

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駟。凡。凡。凡。無。欲。

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

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

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

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

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

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

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速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

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

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受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

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

與  
聞同

易去  
聲

向式  
亮反  
間去  
聲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離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

人也。齊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

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

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

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讎如字，又音準。○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

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

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

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

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阮雖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

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

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

并去  
聲令  
平聲

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

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百

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及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

伐魏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寶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詐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

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

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

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

者為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

中 孟 卷五 萬章 十五

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辭讓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

萬章章句下 凡九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

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

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

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辯。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

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粹 慶 晉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氏言所使即氏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

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

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

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

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瀆米水也。清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

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遜。楊氏曰。孔子不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

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

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

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

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

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

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

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

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

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

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

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

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

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

并借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此復以射

聲 并去

詘渠 勿反 轉伯 各反 闕苦 穴反 兒研 兮反

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

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

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

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

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

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人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

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待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

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

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

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

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

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瘠，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

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

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

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

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祿下。

煨烏 回反 爐徐 刀反 傅音 附

乘去 聲

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

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

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

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

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

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

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人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

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

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

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

耦音 利又 音麗 妻奔 去聲

其義一也

貴賈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賈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

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

幣帛相交也

曰却之却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

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却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

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

卻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

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

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臚間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

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

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讖

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

啓京本作  
愍今從書

而較  
如字

淹坊本作  
卷本

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讀書作慙。徒對反。〇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御得之貨。以禮餽我。則

可受之乎。原端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啓。無凡民二字。讖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闕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曰。今之諸侯。取

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

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

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

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此去聲。夫

音扶較音角。〇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殺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

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曰。然

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

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

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〇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

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豈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如是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

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

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過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

靈公衛侯元也考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尤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支際問饒而不却之一驗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通而亦有

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饒養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杜不

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乎聲柝音記柝行夜所擊

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季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貧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委吏

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馬為奴會工外矣

當丁役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也救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微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

富而甯處貧賤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

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也，國食其厚，餽謂之寄。公士

無謂士不得此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

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室之則周，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

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

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

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

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門稽首，再拜而不受。

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仍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

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者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德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屢使者出拜

而辭之，犬馬畜，殺言不以人禮待之也。臺，藏官。主使令者，蓋鈔公愧也。自此不復令臺來，欲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

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

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

數音 朔本 坊用 能下 有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聽不使賢者有巫拜之勞也僕僕煩猥

堯之於舜也使

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

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下文字去聲○能養能樂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

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

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

質與質同○傳通也質者士執維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

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

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

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

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為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十乘之國

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

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

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必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招虞

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

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庶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文龍為旂析羽而注

於旂千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

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

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

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

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

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力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孟子謂萬章曰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

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以友

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

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

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

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

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

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

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

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五終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  
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

柳為柎捲。

柎音杯。捲丘圖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柎捲。屈木所為。若厄匪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

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柎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

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

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

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

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

西也。

湍也。湍反。○湍波流濤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迫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

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拒居  
菴反  
匠音  
移揉  
人九  
反

濼音  
發

下。然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

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

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捕各反。搏擊也。雖跳也。頽也。水之過頽在山。皆不就下。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

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是。

孟子曰。

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

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

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又言

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

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

橫。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靈。賦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

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

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

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

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

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

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馬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

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

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

之長。是亦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耆秦

人之災。無以異於耆吾災。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災

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蘇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孟季子問公都子

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開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最音

下孟

卷六 告子

三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喪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

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

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

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

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

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

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

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艾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仁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

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

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節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

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

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

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

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

也

夫言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

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

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

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者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

而不思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蒸蒸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

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

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

為暴。今夫舜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

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舜音年。稷音島。硯音苦。交反。○舜大麥也。耰。費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硯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

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蕢。○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

殊。若犬馬之於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

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

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

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

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

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

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於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

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

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

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

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

之性也哉。

蘇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固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

生長也。萌，芽也。蘗，芽之旁出者。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

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

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

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

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

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桷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內夜之間。亦必有

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

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違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

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

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入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

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孟子曰。無或乎

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玉疑指齊玉。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

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

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論說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蘗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

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

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首反繳音灼射食

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闕棋也數及也發也其秋善奕者名秋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官當要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重潤德性時不能用

識者恨之○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

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

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也所惡有甚

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辟所以捨生取義之意苟得生也欲生惡死亦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彼患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教理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

吐音 責呼 音翠 並去 喪易 聲

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

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彜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

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其能捨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勿喪耳。失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

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

乞人不屑也。乞音嗣，噉呼故及蹴子。反。丘木器也。噉，吐呼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

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

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受之，由此三者，並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

下 孟 卷六 告子 十一

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

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

受。嗛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

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

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

重哉。弗思而已矣。焉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進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十言。萬語。則是故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及復

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

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

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

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

名。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

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

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

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闔也。把，二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

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

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楸

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楸，音楸。楸，音楸。○場，師治場圃者。梧，櫝也。楸，梓也。美材也。楸，棘小，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

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獾，疾則不能以爲夫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

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

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

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

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

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

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

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且司

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則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

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所以為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

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善者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且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是稀音聲後  
音銀琅去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思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

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未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

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

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澤美穀今善也聞亦譽也天

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

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

勝火比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之能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

有以幫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孟子曰五穀者



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美稗。夫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矣。美音躡，稗音膏。夫音拔。○美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則五穀不熟，反不如美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

時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

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

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

乎。之道

### 告子章句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曰：禮重，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

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

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屋廬子曰：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

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

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與喻食色。岑樓樓之高貌。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末於岑樓之上。則寸末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

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鈞帶鈞也。金本重而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

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雷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

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紵凡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

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

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紵音軫。樓音婁。○紵戾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此之相較。則禮為九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

固有大小。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往尺。而直尋。亦未嘗驟往。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禮之當然而已矣。曹交問曰。人皆

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

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

問也食粟而巳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

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人力矣然則

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

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子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子服桀之服

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詳曹交之問淺陋屬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

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現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

分去 聲

木 鶩音

直之心又不寬故孟子教之以孝着而不容其  
受其教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

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并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

於是宜臼之博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史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

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

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

仁也固矣夫高史之為詩也闕與變同射今亦反夫音挾○國謂執帶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

凱風何以不怨凱風即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

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幾○磯水激石

也不可磯言微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暴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

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狹口莖戾○宋姓

餅刑 堅二 音說 音稅 強上 聲賂 古活 反舍 上聲

下 孟 卷六 告子

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

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

所遇焉。說音稅。時宋慳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餅者。某攻疲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賂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時考之。疑即此人也。曰。軻

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

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撥攘之中。而以罷兵

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

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

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

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

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

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

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處于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

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求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

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

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卓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此意如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淳于髡曰先

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

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皆去聲。名聲也。實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

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齊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

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

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揚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宜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和泄柳也。削地見侵。奪說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曰。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

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駒處

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

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屬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

化之皆善矣髡以此譏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

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

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

識也。稅音脆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

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

晉也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

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東

遺音 異 膳音 煩 煩



襄其也。三王夏商周文武也。丁氏曰。夏商大統。家亦周。極管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

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

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

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

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

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搜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

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脚同。治去聲。慶當也。蓋其地以賞之也。培。免。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

侯以伐之也。伐有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搜。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

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

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

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

反所外帥聲破  
律帥反所上

官本  
與春  
秋傳  
賈皆  
作積

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

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敵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一明

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世所以修身正家之要，密密容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提防壅泉，徵求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

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魯欲

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

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

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

下 孟 卷六 告子 二十五

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

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

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

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

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

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

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

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同。鄉。與向同。皆皆同。辟。開。聖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

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

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

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

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貉○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

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

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

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

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

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

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

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

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

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平。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欲使樂正

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

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時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

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也。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

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

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夫

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

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

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訖音核。治去聲。訖自足。其智不似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

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

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

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李桓子。是也。受女樂而

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

衰。則去之。所謂降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甚雁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

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

言也。使飢餓與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

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孟子曰。舜發

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

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

膠鬲遺鮑藺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禮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憎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

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且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

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有過弊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爛於幾微故必事理報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

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矣

○孟

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

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

量去聲

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天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

超造音

與坊本作及

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入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

致而至于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

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

下

孟

卷七

盡心

一



命也。程摛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

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違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真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彊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疆上聲。○彊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孟

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

道者眾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

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

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械變之巧者。無

所用恥焉。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分去 聲 坊本 之實 句然 字通 下坊 也坊 本作 矣習 既習 矣坊 本作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

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

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啗見之見且猶不得

啗而况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啗去吏反○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

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說也

人知之

亦噐噐人不知亦噐噐

趙氏曰噐噐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噐噐矣曰

尊德樂義則可以噐噐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後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

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

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

與者感動奮發之意。凡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龍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

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歆音埃。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

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粟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怨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驩胡老反。驩虞與

歡娛同。驩。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丑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

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

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矣。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遊。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

所存。主處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卜。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苦讀 盡

去上 聲 勿 反

音古 聲 居居 延反 辨虛 聞去

始 豕音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必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

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善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

也。得民心者不慮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

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

仁說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

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僻處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其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

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

下

孟

卷七

盡心

五

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及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

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知去聲疾亦乃反。○德慧者德知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

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

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達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安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

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

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有大人者。正

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

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存。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

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

也 昨 作 音 懸

聲 覆 去

狗 坊 本 誤

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其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

何如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而已學者可不

哉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政君子欲之然未足

以為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

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

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

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音現盎息

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孟子曰伯

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己歸

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

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

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

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

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

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也。養其老。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

富也。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

則財用足矣。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

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粟菽如水火。粟菽如水火。而

治去聲

安反 餒

民焉有不仁者乎。

馬於虔反。○水大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

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有

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流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

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

於彼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

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欲知舜與蹠之分。

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

宜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

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

問坊  
本作  
謂



坊本 躡字 句利 天下

以一毫利物是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

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服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

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之所貴者權。孟子曰。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

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

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

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為分辯之意。柳下惠道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侯不

怨。既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則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孟子曰。有為者辟

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勸音勿。與佻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欲未及泉

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上

天性渾金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

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甚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予不狎予不順商書太甲篇文狎習見也賢者之為人

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

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

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

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于念反

○執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

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

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

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乎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

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

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

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

耳。其辟凡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

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

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曰。

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乎聲。○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竊負而逃。遵

海濱而處。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

蹠音徒。訖與欣同。樂音洛。○蹠。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

奉養  
之養  
去聲

言舜視天下猶草木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

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擊甚

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

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

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

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埳澤宋城門名也孟

子又引此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事為證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

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以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

見音  
現



本按

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又。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

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

**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太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

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為去聲。發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彀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

**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也。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如踴躍而見

如前矣。中者。無適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

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

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

去聲夫  
去聲夫  
音狀

分去  
聲差  
音雌

下

孟

卷七

盡心

十六

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

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孟子曰：於不可已而

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

及者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孟子曰：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

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

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

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

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音晚，反。歎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

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思無不洽而其為仁也溥矣。

致詳也故飯大飢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法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挾知所先後則事有序

###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

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

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

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

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鬥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

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愚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敵國

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

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其辭則時或有善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蔡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谷杵也。或作園楮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流血。

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具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說是言懼後世之感，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

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也。曰陳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

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車明之也。兩，車數。一

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魯春秋文與此。

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平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

也。焉用戰？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

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斷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

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

春音 衝楯 淳上 聲漂 音緇 行音 杭 兩如 字

去聲 以行 聲 欲去

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棋去久反。若音汝。珍之。忍反。果說文作梁。鳥果反。○飯食也。糗乾糲也。如亦食也。衿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侍女也。言聖人之

心不以貧賤而有暴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

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

非自殺之也。一問耳。

問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問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

親矣。○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

為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圍與民同之。齊宣王

不終日而改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

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

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孟子曰。好名

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

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寔也。○孟子曰。不

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

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

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

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

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遺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

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

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墮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

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

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

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

於親矣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矣親近而重之也餘見前篇○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

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孟子曰孔子之去魯

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

之道也重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訛理類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類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訛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

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

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繇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

事可以當之○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明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具有不順者寡矣○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無圈 或上

有圈

鈕泥

久反

涂與

逢通

觸音 出反

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

心矣。介首憂。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

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參

追音堆。參音禮。○豐氏曰。追。鐘鈕也。周禮所謂旋蠶是也。蠶者齒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鈕如蠶齒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曰。是奚足哉。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

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齊饑。陳臻曰。

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

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

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

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

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馮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

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

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

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

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謂命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

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浩生不害問曰

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民聲人也。何謂善。何

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已之謂

信。凡所謂善。皆寔有之。如惡。惡莫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寔。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之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

謂聖。大而不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晚。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

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寔也。張子曰。顏淵樂

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其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濬。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

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寬。故其反正之慚。大畧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

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圍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

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及。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

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

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嚴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

限之法。亦此意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

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

慶與  
慶同  
音搜

本  
作  
踏坊

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括

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于上宮。有業屨

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

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

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

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處。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

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

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

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

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充滿也。穿

穿穴。窬。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其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亦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



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

忿而不肯受之之寔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誥之也可

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誥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誥音祭○誥操取之也今人以

舌取物曰誥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

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

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

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

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

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

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

坊本  
達無以  
字



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鼎而切之為臠炙。炙肉也。○萬章問

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

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

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狷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

狷作絹。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如琴張。曾皙

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宰。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

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大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

哲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且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

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狷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原同荀子原惡字皆讀作原謂謹慮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慮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

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

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

斯可矣閻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閻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

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媚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閻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

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

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

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

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靡如水之

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

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

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寔者也

鄭箴沒樂也樂正樂也蒙闇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  
小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非也故惡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

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善也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  
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

於善而足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惡不足以惑之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

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當然亦有遲速不  
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

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

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  
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

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宜度○散氏宜生名文王賢  
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與乎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

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

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原相去又遠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  
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

遂失其德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命高心得  
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任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孟子卷之七終

